

Joanna Spencer

# EVA 爱娃·庇隆 PERÓN 传

(法) 若娜·斯彭塞 著 罗国林 译

作家出版社



Joanna Spencer

EVA 爱娃·庇隆  
PERÓN 传

(法) 若娜·斯彭塞 著 罗国林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0-57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娃·庇隆传/(法)斯彭塞著;罗国林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5  
(世界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5063-6419-5

I. ①爱… II. ①斯…②罗… III. ①庇隆, E.(1919~1952)—传记  
IV. ①K837.83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6826号

EVA PERÓN  
Joanna Spencer  
© Editions Bartillat, 2007



策划: 猎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爱娃·庇隆传

---

作者: (法)若娜·斯彭塞  
译者: 罗国林  
责任编辑: 王 忻 翟婧婧 周 茹  
装帧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230  
字数: 120千  
印张: 12.5 插页: 4  
版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419-5  
定价: 22.00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同一位作家的作品

《格雷丝，一位看破红尘的王妃》

帕约出版社，2004 年

《奥德莱·赫伯恩》

帕约出版社，2005 年

“重要的是你给别人留下的印象。”

——乔治·路易·博尔赫斯

## 序幕

### 主宰的结束

1952年7月，布宜诺斯艾利斯。从阿伏拉内达到贝尔格拉诺，环绕着首都的烟囱吐出的黑烟，像不祥的预兆笼罩着天空。首都甚至整个阿根廷都处在焦虑不安之中。因为爱娃就要死了。一个伟大国家的权势极大的女主宰者，现在躺在她的金色宫殿一间禁止外人出入的房间里，只是同死神搏斗着的一个苍白的躯体了。全国人民都关注着这个女人的这场独特的搏斗。在一个国家的历史上，她破天荒地一回从昵称进入了传奇。

爱薇塔就要死了，可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是什么疾病在吞噬着她。她所患的白血病是一个忌讳的话题。到目前为止，她算保全了面子。她否认了别人宣称她的情况恶化了的说法，竭尽全力到内阁露了面，并走到一个窗口向人们致意，但脸色蜡黄，一副似笑非笑的模样。这或许骗得了阿根廷，但骗不了死神。从7月9日起，谁也不再心存疑问。当布宜诺斯艾利斯庆祝完国庆节重新恢复平静，当阅兵式最后的步伐回荡过之后，当纪念阿根廷独立一百三十六周年最后的鞭炮响过之后，谎话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因为穿着笔挺军装的庇隆将军，不得不单独主持了十万预备役军人的盛大阅兵式。

他身旁没有爱娃。

傍晚传来第一条爆炸性消息：国家电台宣布“总统夫人的健康状况不令人满意”。从此，成千上万的男女开始天天在报纸上寻找那句简短的话：那是用两三个单词说明阿根廷第一夫人健康状况的一句话。这是不安、议论和各种预测的开始。晚上广播里没有像每天一样报道总统的官方活动。这意味着他取消了几次会见，以便待在妻子的病床边。

接下来便是沉默。一种令舆论充满疑问的沉默：首先，谁在给爱薇塔治疗？她的医生们像她的疾病一样神秘莫测。人们很快猜测到有菲诺奇埃托大夫，他10月份给她做过手术，当下他推迟了其他所有的事。有伊瓦尼塞维奇大夫，即前国民教育部长，两年前他为爱娃做过盲肠切除手术。还有几位秘密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瑞士医生，他们中有苏黎世的汉斯·施恩兹教授。

爱娃住所朝花园的门关闭着。这是一座很大的别墅，坐落在一个几乎见不到人的大花园中央。只听得见园丁们慢条斯理地剪枯枝的声音。仅有几位至交能够进去，其中包括通讯部长尼科利尼、新闻部秘书斯科德。大家都对爱薇塔的疾病守口如瓶。谈论她的疾病不止是不谨慎的问题，而是真正的大逆不道。

第二天是礼拜天，举行了数百场弥撒，为这位女病人的健康祈祷。整个官方的慈善机构都发动起来了。外交官们也都不安起来。法国大使决定取消一切欢庆活动。其他外交使团纷纷效仿。整个城市保持着沉默，像一家医院旁边的一条街道一样静悄悄的。

尽管一则公报说“情况稳定”，但谁都相信她的病情恶化了。每逢星期三举行的内阁会议7月16日没有举行。庇隆将军自14日上午以来就再也没有在他的玫瑰官办公室露面。他坐在爱娃床边。这一回命运让他们更接近了，比所有官方照片上更真实地接近了；在那些照片上，他们强作笑颜，像挥舞一面旗帜一样炫耀着他们的幸福。在这个白色的房间里，只听得见护士们的软底鞋走动的声音，他们夫妻俩像头一回那样相聚在一起。那时，她是一位因为遭到她的国家上流社会拒绝而有点尖刻的少妇，他是一位有抱负的军官。他们身后的门一关上，他们就不再是阿根廷所憧憬的传奇英雄，不再是南美洲的神圣伴侣。“庇隆成就大业，爱薇塔建树崇高”，墙壁上的所有宣传标语都这样写着。她有着金色的头发，玫瑰红的衣裳；他满脸喜气洋洋。现在她的脸消瘦了，她的头搁在枕头上，一动不动地躺着。他神情严肃，知道她只能活几个星期了。

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爱薇塔就要死了”，整个国家不断重复着这句话，什么事也干不了，除了给她建纪念碑、给她授勋。然而，7月18日一则公报承认：“爱娃·庇隆的身体明显衰弱。”这个消息迅速传遍全国。人们成群结队停留在她的住宅前面。只见里面出来几个通讯员，骑着摩托向不知什么目的地疾驰而去。这一次公路交通完全中断了。傍晚时分，人们恐慌地从报纸和广播里获悉，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可是这是一条假消息。爱娃被戴上了氧气罩。她有所反应，甚至向数日来待在她身边的丈夫和母亲说了几句话。



第二天，总工会准备举行一次规模宏大的弥撒。这次弥撒打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矗立在7月9日大街的雄伟的方尖碑下举行。20日星期天，天刚亮就有许多代表团乘着卡车来了。女病人的主要业绩——爱娃·庇隆基金会——来自那的护士们在左右两边坐下来。她们的蓝色制服在灰色的雨中十分显眼。主持仪式的神甫赞扬爱娃·庇隆是“伸张正义的时代的第一个殉道者”。

爱娃的忏悔师贝尼特兹神甫最后引用《福音书》的话说：“你为穷苦人所做的一切，也是为我本人做的。”不过即使死亡也无法使一个国家的生活停下来。21日星期一，庇隆将军疲惫不堪地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首都的生活仍在继续，只不过变得沉郁了些，不再上演某些轻松的剧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巡回演出的法兰西喜剧院，选择在海报上打出《王后之死》，作为一种嘲讽的敬意。22日星期二，在爱娃的房间里举行了一个私密的仪式。庇隆将军把圣马丁解放者勋章的大项圈授予妻子。这是珠宝工艺的一件杰作，上面有七百六十三颗钻石和三千八百二十一件黄金和白金饰品。这是为爱娃的收藏增添的最后一件宝物。

全国到处都在建爱娃纪念碑。尽管下着雨，但仍有成百上千的妇女挤在她那座关闭的宫殿的大门外，被动地等待着。只有几辆汽车悄悄地从附近的大街上驶过。路灯柱上挂着牌子，要求司机们不要鸣笛。

7月25日星期五，垂死者接见了她的忏悔师，声音微弱地对这位伤心的高级教士说：“没有必要哭。我非常幸福。上帝给了我这个可怜的女孩子世间所能给予的一切。”

7月26日星期六上午，她把母亲、哥哥和几个姐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帮助我祈祷吧，我如果能挺过这个礼拜，就得救了。”但是在最后清醒的意识中，她摇摇头，说了一句：“不过有什么用呢，这个消瘦的女人走啦。”

17点钟，爱娃·庇隆陷入昏迷。她的心脏病科医生不时为她诊脉。19点40分，爱娃当着她母亲、哥哥、几个姐姐和庇隆的面断了气。新闻部长决定等到遗体处理好了才宣布这个噩耗。1952年7月26日20点25分，电台宣布爱娃去世。

在阿根廷，生活停止了。似乎是为了更好地标明这个悲剧性的时刻，人们让这个国家的时钟在20点25分停下来。全国丧钟齐鸣。一场大雨猛扑向布宜诺斯艾利斯。电台播放着宗教音乐，而庇隆决定中止一切官方活动48小时，举国哀悼30天……

所有地方，包括餐馆、剧院、探戈夜总会里的一切都中止了。棚屋里都点亮了蜡烛。一部分阿根廷人仿佛变得呆傻了，其他的阿根廷人则拼命哭泣。

可是，他们哭的是什么人呢？像庇隆主义者们的宣传所讲的那样，是哭“国家的精神领袖，劳苦大众的殉道者，被遗弃的人的保护者，无产者的卫士，贫穷而年轻的阿根廷的象征，渴望建成一个新社会的建设者，只有癌症能把她打倒的女斗士”，还是在一个寻求认同的国家里为自己铸造了一个神话并因此找到了自己最好角色的一位失败的女演员？

# 目 录

序幕

主宰的结束 / 1

第一章 苦难与报复 / 1

第二章 艺术家 / 14

第三章 庇隆登场 / 29

第四章 光芒四射 / 45

第五章 夫人 / 59

第六章 征服欧洲 / 72

第七章 醉心于权力 / 84

第八章 生活方式 / 97

第九章 女革命家 / 105

第十章 庇隆主义还是爱娃主义? / 117

第十一章 流产的副总统职位 / 131

第十二章 火焰熄灭 / 145

第十三章 临终 / 154

附录

参照年表 / 170

爱娃·庇隆神话 / 173

参考书目 / 181

## 第一章 苦难与报复

爱娃·玛丽亚·杜阿特于1919年5月7日早晨5点钟出生在洛斯·托尔多斯。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位于首都西边两百多公里的一个小村镇。为母亲助产的是一位印第安接生婆。两天之后，胡安娜·伊巴尔古伦在镇政府当着两个证人的面宣布她的女儿出生。两个证人是当铺职员约瑟·罗扎诺和高乔人胡安·卡博。

一个世纪前，曼克尔和马普切印第安人便在阿根廷未开垦的平原上搭起了帐篷。可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南欧各国遇到农业危机，迫使西班牙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纷纷移民。从1870年到1914年，阿根廷接受了大约四百万移民。他们散居在潘帕斯草原上或布宜诺斯艾利斯，使这座城市成为南美洲最大的都会。

在移民之中，有一个赶大车的西班牙巴斯克人，名叫若青·伊巴尔古伦。他爱上了一个叫做佩特罗娜·努内兹的女流动商贩。他们的爱情生下了两个女儿：1894年生下胡安娜（爱娃的母亲），1895年生下莉贝拉塔。他们的家安置在一个乱糟糟的地方。那里集中着布宜诺

斯艾利斯最边缘的建筑物——干打垒的棚屋、铁皮窝棚，里面拥挤地居住着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游移不定的许多人。可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很难找，这个家庭最终流落到了洛斯-托尔多斯，一个看上去很荒凉的村镇。

在阿根廷平原上的这些村镇里，到处尘土飞扬。尘土钻进小房子里，把玫瑰色或黄色的门面弄得黑乎乎。它滞留在闷热的空中，然后才慢慢地落到地面上。每到雷雨季节，暴雨横扫潘帕斯草原，道路便变得泥泞不堪。

爱娃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在这里，风车的金属叶片在风中嘎吱嘎吱地响，苍蝇整日里嗡嗡地叫，富人从火车站搭乘的汽车，像灵车似的把他们送到他们的庄园。这是潘帕斯草原最凄凉的村镇之一，建在一个印第安人营地的遗址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西面二百五十公里的地方。这村镇给人一种平坦的感觉，在高高的天空下显得异常低矮。这些低矮、积满尘土的房屋，都是用红色或白色砖头砌成的，门面平淡无奇，屋顶也是平的，不时看见一个阳台。树木的树干都刷了石灰，树顶都是认真摘掉的。由于远离中心城市，这里的道路都没铺柏油。

胡安娜七岁的时候，当地一个政客胡安·杜阿特，虽因贿选而臭名昭著，却是一个乐天派，在奇维尔科伊娶了艾斯特拉·格利索丽亚，为他生了三个女儿。他因为有收入，1908年在洛斯-托尔多斯租了两个庄园。胡安娜十五岁时，就进了其中一个叫“联盟”的庄园当炊事员，为高乔雇工们做饭。像洛斯-托尔多斯这样一个村镇，能为一个女孩子提供什么呢？如果她拥有一块土地和体面的婚姻，又受过一点教育，那么她可以谋求到一个小学教员或邮政所职员职业。可是她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所以只好到富有的主人家当佣人，勉强保

持一点体面。

但是胡安娜·伊巴尔古伦颇有抱负，尤其又讨人喜欢。那时一个女孩子直到十四岁还是处女已属罕见，她 1910 年就成了东家的情妇和他几个孩子的母亲。对在奇维尔科伊结过婚的胡安·杜阿特而言，这种双重的夫妻生活丝毫不损害他的名誉，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只有他那些最讲究清规戒律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诧异，他的合法家庭会感到气愤。一个男人忠于配偶的确比较优秀。然而胡安·杜阿特天生遵守习俗，他与堂娜（即夫人）胡安娜——正如人们出于礼貌称呼的——的关系持续了十二年以上。杜阿特在奇维尔科伊和洛斯-托尔多斯之间的旅行，1910 年生下了布兰卡，1913 年生下了艾丽莎，1914 年生下了胡安·拉蒙，1917 年生下了艾尔曼达，最后在 1919 年生下了爱娃。

胡安·杜阿特似乎没有忘记他对自己这个不合法家庭的责任。他虽然不与这个家庭一起生活，但经常去看望，而且不否认他的父亲身份，因为他允许他的子女们自由地姓他的姓，还选择了一位朋友做爱娃的教父。但是他的合法妻子施加的压力终于起了作用。在爱娃·玛丽亚出生后不久，他便决定永远地抛弃他的姘妇及五个孩子。

幸好胡安娜是一个勇敢的女人。她租了一间简陋的柴泥小屋（地面夯实后，她安了几块隔板，把卧室与厨房隔开）。她有一台旧缝纫机，为了养活这个小家庭，她什么活儿都接。她从早到晚不停歇地蹬着那台新日牌缝纫机，腿上的静脉受不了，破裂了，发生了溃疡。

在这个保守的、大男子主义的阿根廷，胡安娜的几个孩子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的私生子身份使他们遭到嘲笑和侮辱。人家不愿意和他们打招呼，见到他们就露出轻蔑的笑容，恣意欺负他们。胡安娜认为，她一家人要尊严地面对逆境。况且一次事故显示出小爱娃很有勇气。她五岁时，不小心把一锅热油打翻在自己脸上，造成二度烫伤。

面对疼痛爱娃表现得挺勇敢，基本上没有哭。家里人按照一个印第安女人的建议，每天往她脸上敷一种野草制成的香膏。这香膏使她的皮肤变得又白又细，几乎透明。

一种严重得多的灼伤，1926年1月8日在阿根廷的盛夏等待着她。当时胡安·杜阿特因车祸去世。在父亲安葬之日，小爱娃头一回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在奇维尔科伊，胡安·杜阿特的合法家人令人可以理解地缺乏慈悲心肠，不准胡安娜带着她的孩子们去送葬。在阿根廷，葬礼对于一个家庭具有重要意义。胡安娜如果参加葬礼，她与死者的关系就会正式化。这当然是她想争取的，同样也正是杜阿特的合法妻子想避免的。于是胡安娜求助于爱娃的教父（埃斯特拉·格里索利亚的兄弟）。爱娃的教父争取到一种妥协的安排：胡安娜的孩子们参加送葬，但母亲不能参加。

当时最大的孩子布兰卡十六岁，艾丽莎十三岁，唯一的男孩胡安·拉蒙十二岁，艾尔曼达九岁，小爱娃六岁。她还太小，所以由她的教父抱着，但已经够大了，看到父亲另一个家庭的人个个一副敌视的样子，心里就生气，因为那个家庭比自己的家庭富有。她尽管只有六岁，但知道另一个家庭和她共享一个爸爸，这对她是一个打击。

合法的孩子们和篡位的孩子们，杜阿特氏的继承者们和伊巴尔古伦氏的私生子们之间的目光是骗不了人的。每个人都想争取在死者面颊上轻轻亲一下的权利。这个时刻与现实不相符，因为胡安娜的孩子都身着盛装。小姑娘们，甚至年龄最小的，都匆忙地穿上了孝服——黑色连衣裙，黑色袜子，黑色鞋子；胡安·拉蒙衣袖上佩着黑纱。这种礼仪，两个家庭之中不合法的家庭贫穷的家长是不能忽视的。所以爱娃显得像一个文静的孩子，有着浓密的头发。她由教父抱着，比她的哥哥和姐姐们能更好地越过贵宾们和她的同父异母姐妹们的肩头，



看到她父亲的棺材。她怀着孩子难以克制的敌意看待她同父异母的姐妹们。

这个有着褐色头发、鹰钩鼻子、黑溜溜的大眼睛的瘦瘦的小姑娘，领略了她一生中的头一次屈辱。她明白自己的私生子身份使她没有社会地位。人家把她和她的兄弟姐妹排除在主人的葬礼盛大的纪念活动之外。法律剥夺了她的权利，天主教的合法性不容忍罪孽的孩子。发生了一件非常短促的小事，在场的人都没有注意到，但在小爱娃的记忆里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正当人们在讨论是否让她的家人参加为她父亲守灵时，主持祭礼的神甫不引人注目地轻轻抚摩了一下她的脸蛋，对她表示鼓励。爱娃永远忘不掉这一天受到的侮辱和神甫的这个安慰动作。后来她成年后的许多行动的根源，也许就存在于奇维尔科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之中吧？爱娃后来写道：“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每一次不公对我的心灵的伤害，就像有人往我的心灵里钉进了一个什么东西。每一岁都给我留下了一个不公的回忆，使我无法平静，使我心灵深处痛苦不堪。”

奇维尔科伊是世界的尽头，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尽头。那里的土路难以通行，从那里真正开始了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奇维尔科伊作为一个村镇，像是为渴求拍真实电影的导演设的一个布景。这里有普尔佩丽亚小酒店，这一隅之地的几个大庄园主经常在里面喝得酩酊大醉。这些庄园主并不是阿根廷图片上那种饲养牲畜的巨富，而是一些只比放牧牲口的雇工富裕一点、权势多一点的庄园主。生活这样的环境里怎能不感受到不公平，怎能不感受到贫困呢？爱娃认识的第一个穿西服的人是住在用晒干的土砖砌成的茅房里。

葬礼一结束，胡安娜便带着她的孩子们默默地、屈辱地踏上了归途，明白他们从此要面对新的问题——因为胡安·杜阿特突然去世，